

權力與榮耀

葛林(Graham Greene, 1904—)承襲了傳統的寫實主義，重視故事與情節，並配合現代主義的心理描敘和美學技巧，以恐怖偵探的手法，揭示了現代人類的不安與神的存在價值，已成為二十世紀在分崩離亂的世界中，尋找現代真理的偉大先驅之一。



致讀者

張坤山

——經營者的話

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。千百年來，文學創作已如天星、已似花海。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，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，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，歷練得更晶瑩。

我從事印刷的工作，已有三十餘年。在這三十餘年中，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。但是，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，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，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。作爲一個印刷人，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，把最好的文學作品，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，呈獻給讀者，呈獻給社會，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，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。

經過長久的籌備，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，雖然明知前景多艱，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，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，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，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，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，有計劃、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，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，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，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。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，愛護它。

「本本皆好書，書書皆精華」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，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。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，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，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。

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

總經銷：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69 巷 36 號

郵撥：0578690-5 電話：3946693 代表號

世界文學全集

L①簡愛	夏綠蒂·白朗特著	200元
L②茶花女	小仲馬著	100元
L③傲慢與偏見	簡·奧斯汀著	130元
L④小婦人	阿爾柯特著	100元
L⑤海狼	傑克·倫敦著	120元
L⑥野性的呼喚	傑克·倫敦著	60元
L⑦羅亭	屠格涅夫著	80元
L⑧老人與海	海明威著	60元
L⑨麥田捕手	沙林傑著	90元
L⑩戰地春夢	海明威著	150元
L⑪黛絲姑娘	哈代著	160元
L⑫復活	托爾斯泰著	200元
L⑬大地	賽珍珠著	90元
L⑭父與子	屠格涅夫著	100元
L⑮雙城記	狄更斯著	165元
L⑯飄(二冊)	密西爾著	420元
L⑰咆哮山莊	愛彌兒·白朗特著	120元
L⑱獵人日記	屠格涅夫著	150元
L⑲塊肉餘生錄	狄更斯著	350元
L⑳天路歷程	班揚著	90元
L㉑分家	賽珍珠著	100元
L㉒紅與黑	斯湯達著	240元
L㉓唐吉訶德傳	塞萬提斯著	180元
L㉔包法利夫人	福樓拜著	170元
L㉕憂愁夫人	蘇德曼著	100元
L㉖凱旋門	雷馬克著	250元
L㉗兒子們	賽珍珠著	90元
L㉘悲慘世界	雨果著	80元
L㉙約翰·克利斯朵夫	羅曼羅蘭著	540元
L㊱美麗新世界	赫胥黎著	100元

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

總經理：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69 巷 36 號
郵 撥：0578690-5 電話：3946693 代表號

世界文學全集

L①抓住這一天	索爾·貝婁著	70元
L②鐘樓怪人	雨果著	240元
L③黑暗之心	康拉德著	70元
L④熊	福克納著	70元
L⑤基度山恩仇記(二冊)	大仲馬著	400元
L⑥少年維特的煩惱	歌德著	70元
L⑦戰爭與和平(四冊)	托爾斯泰著	800元
L⑧燃燒的地圖	安部公房著	120元
L⑨大亨小傳	費茲傑羅著	90元
L⑩齊瓦哥醫生	巴斯特納克著	280元
L⑪紅字	霍桑著	100元
L⑫白鯨記	梅爾維爾著	260元
L⑬戰地鐘聲	海明威著	240元
L⑭湖濱散記	梭羅著	120元
L⑮俠隱記	大仲馬著	120元
L⑯續俠隱記	大仲馬著	180元
L⑰西線無戰事	雷馬克著	100元
L⑱馬丁·伊登	傑克·倫敦著	180元
L⑲權力與榮耀	葛林著	100元
L⑳浮華世界	薩克萊著	300元
L㉑窄門	紀德著	70元

部

一

• 1 •



田奇先生走出外面，要去找尋乙醚罐。外面是令人目眩的墨西哥太陽，白刺刺的沙塵。幾隻兀鷹棲落在屋頂上，卑鄙而冷漠地俯視着：他可還未變成腐屍哩。田奇先生打從心裏激起一陣模糊的反抗意識，順手以龜裂的指甲掘起路面一塊石片，對着兀鷹有氣無力地擲去。其中一隻振起雙翅，越過了市鎮：飛過小小的廣場，飛過已故的前任總統，也是將軍的半身雕像，飛過兩個賣汽水的攤子，向着河流與大海直去。那兒是什麼也找不到的：那一邊的腐屍屬於鯊魚。田奇先生繼續穿過廣場。

牆角一小撮的陰影裏，坐着一個持槍的漢子，他對他招聲「你好」，然而此地不是英國，那人祇是默默不語，懷着敵意抬眼瞪着他，彷彿他從來不和外國佬打交道，彷彿他嘴裏那兩顆金牙，田奇先生應該負責似的。田奇先生流着汗走過去，經過了昔日曾是教堂的財稅所，步向碼頭。走了一半，他突然記不起到外面來的目的了——爲了買一瓶汽水？這一省區禁酒，啤酒之外那是唯一的飲料，然而因爲政府專賣，除了特殊情況，平時可是昂貴異常。田奇先生胃裏一陣難過，想要嘔吐——他要的不是汽水。對啦，乙醚罐……船已泊岸。中午吃過飯，躺在床上鋪時，便聽到汽笛響得好熱鬧。他經過一家理髮店，兩家牙科診所，從一座倉庫與關稅局之間走出，來到岸邊。

河水從兩岸香蕉園之間，緩緩流過。「歐布雷貢將軍號」已經泊定，正在卸下啤酒——碼頭上已堆有百箱之多。田奇先生站在關稅局的影子裏，心裏想：我到這兒來做什麼呢？熱氣將他的記憶都蒸發乾了。他悶悶地咯了一口痰在太陽底下，然後在一隻箱子上坐下來等待，無所事事。五點鐘之前，不會有人來找他。

「歐布雷貢將軍號」大約有九十英尺長，破爛不堪的欄杆，一艘救生船，一條爛繩懸着鐘，船首掛着一盞油燈——看起來祇要不遇上颶裏的強風，大概還可以拖個兩三年大西洋的歲月。萬一遇上了，恐怕祇有一命嗚呼哀哉。其實也無所謂，因為每個人購票時便自動地保了險。五、六個乘客雜在被縛綁了的火雞間，憑靠着欄杆眺望港口：倉庫；理髮店和牙科診所前面那條街道，烤焦了的街道闕無一人。

田奇先生聽見身後響起手槍皮套的嘎吱聲，扭頭一看，一個海關警員正滿臉怒氣地瞪着他，咕咕嚕嚕的說了一些他聽不懂的話。「對不起，」田奇先生說。

「我的牙齒，」海關警員發音不清。

「哦，」田奇先生說，「對啦，你的牙齒。」那人的牙齒都給田奇先生拔光了，所以說話不清楚。他渾身打顫欲嘔——什麼地方不對勁了——寄生蟲，痢疾……他說：「快完工了，今晚就可打好。」他胡亂地答應，事實上當然不可能；然而，推諉乃是生存之道。那個人滿意了：也許他會忘了，總之他又能對他如何呢？錢已經先付了。這就是田奇先生的世界：燠熱，遺忘，推諉，如果可能——要求即付現款。他遠遠凝望着緩緩的河水，鯊魚的背鰭，像是河口潛艇的潛望鏡，

一樣地劃過水面。許多年來，不少的船隻遭遇擱淺，如今正好幫忙支撐着河岸，一根根的煙囪，槍一般地指向香蕉樹和沼澤之外遙遠的目標。

田奇先生想起了乙醚罐：我差點忘掉了。他張開嘴，開始心情不定地數起「摩沙瑪」①的瓶數。一百四十箱。十二乘以一百四十——他的嘴裏積了一口濃痰——十二乘四，四十八。他大聲地以英語說：「老天爺，真是漂亮。」：一千兩百，一千六百八十；他咯出痰，淡淡地看着船首那個少女，標緻細瘦的身影——本地少女多半身材臃腫，褐眼，而且免不了都閃現幾顆金牙，但是個個有生氣，年輕……一千六百八十瓶，一瓶一個披索。

有人以英語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田奇先生轉過身，「你是英國人？」他驚愕地說，但一看到是一張平板、鬚鬚滿腮的圓臉時，立刻改口：「你會說英語？」

是的，那人說，他說英語。他僵直地站在陰影中，個子矮小，衣着寒酸，攜着一只扁小的公文箱，腋下挾着一本小說：露出半截封面，描寫色彩粗俗的愛情。他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剛才以為你在跟我說話。」他雙眼突出，給人一種興奮不安的印象，也許他自己一個人在慶祝生日……。

田奇先生清了一清口裏的痰。「我剛才說什麼？」他什麼也記不得。

「你說：『老天爺，真是漂亮。』」

「我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」他抬頭望着無情的天空，天空有一隻兀鷹在觀望。「哦，我想

① 啤酒牌名。

，祇是一個女孩子。這附近難得看見美麗的女人，一年裏祇有一兩個值得看一眼。」

「她年紀還很小。」

「啊，我沒有企圖。」田奇先生疲倦地說。「男人總是會看看女人，我單身過活已有十五年了。」

「此地？」

「就在這附近一帶。」

他們沉默了下來，時間一分一秒地消逝。關稅局的影子向着河邊又移前了幾英寸：兀鷹動了一下，彷彿鐘面上黑色的指針。

「你是搭這艘船來的？」田奇先生說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你要搭這艘船？」

矮小的男人似乎無意回答這個問題，但又似乎不得不有個說明。「我祇是看看而已，」他說。「我想船就要開了吧？」

「幾小時之內，船就要開往維拉克魯斯。」田奇先生說。

「不到別的地方？」

「能到什麼地方呢？」他問道：「你怎麼來到這裏的？」

陌生人含糊的說：「獨木舟。」

「自己有一大塊地吧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很高興聽到有人說英語，」田奇先生說。「你是在美國學的吧？」

那人點點頭，他不是那種喜歡說話的人。

「啊，我如今可不願去那裏。」田奇先生說；聲音低而不安。「如果你，你會不會偶而喝個酒？你們有些人——我認得一兩個——爲了醫病，回到那兒一段時間。」

「祇是爲了藥，」那人說。

「你是醫生？」

一對充血的眼睛從眼角狡黠地瞪着田奇先生。「你認爲我是——密醫罷？」

「是成藥嗎？彼此都有好處。」田奇先生說

「你要搭船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到這兒來是爲了——爲了……啊，這無關緊要。」他手撫着胃部說：「你有沒有什麼藥可以——噢，該死，我不知道，都是這該死的地方。你没法醫治的，没人可以醫治得了。」

「你想回家嗎？」

「回家？」田奇先生說：「我的家就在這裏。你不知道一個披索在墨西哥城值多少嗎？四個披索抵一塊美元。一塊當四塊用。啊，老天。神明保佑。」

「你是天主教徒？」

「不，不是，祇是借來說說而已。那種事我是不相信的。」他顧左右而言他：「天氣實在够熱。」

「我看我得找個地方坐下來。」

「到我那兒坐坐吧，」田奇先生說。「我有多餘的吊床，船在幾個鐘頭內不會離開的——如果你想送行。」

陌生人說：「我在等一個人，他的名字叫洛佩斯。」

「哦，數週前他們把他槍決了。」田奇先生說。

「死了？」

「你瞭解這附近的情形。他是你的朋友？」

「不是，」那個人立刻駁道。「祇是一個朋友的朋友。」

「啊，就是那麼一回事。」田奇先生說着，又咳出一口痰，唾向強烈的陽光中。「據說他過去常常幫助……噢，不良份子……偷渡。他的女朋友現在和警察局長同居了。」

「他的女朋友？你說的是他的女兒罷？」

「他沒有結婚，我是說與他同居的那個女人。」田奇先生立刻為陌生人臉上的表情嚇了一跳，又說：「你明白，就是那麼一回事。」他的視線遠遠地落在「歐布雷貢將軍號」。「她真是個小美人，可惜不出兩年也會一樣，變得又胖又笨。噢，老天，我真想喝一杯。神明保佑。」

「我這兒有一點白蘭地，」陌生人說。

田奇先生機警地瞅着他。「在那裏？」

那空虛的人把手放到臀部——也許那就是他一直露出一股異樣的神經質的興奮的原因。田奇先生一把攫住他的手腕。「小心，」他說，「不要在這裏。」他看着地下的影子，一個睡着了的人，坐在一只空木箱上，身邊放着一把步槍。「到我那裏去罷，」田奇先生說。

矮小的人不情願的說，「我想看船出港。」

「啊，還有好幾小時哩。」田奇先生再度向他保證。

「好幾小時？你有把握嗎？站在太陽底下真熱。」

「你最好還是到我家去。」

家，這個字人們經常指的是四面有牆可以睡覺的地方。家是從來不曾存在的。他們穿越過有如熱鍋的小廣場，已故將軍的雕像因為長年浸在濕氣中轉而為綠，賣汽水的攤子擺在棕櫚樹下。它像是一堆風景海報中的一張海報：在弄亂排列秩序之後，你抽到的却是出生地諾丁安^①。田奇先生的父親曾經也是牙醫——他的第一個記憶是在字紙簍裏發現一個廢棄的黏土模型——一張沒有牙齒，張咧着的嘴巴，像是從多塞特^②挖掘出來——有如尼安德塔人^③或是直立猿人的。那是

① 英格蘭中部諾丁安郡的首府。

② 英格蘭南部之一郡。

③ 舊石器時代廣佈於歐洲之猿人，一八五七年發現於德國尼安德塔谷地。

他最喜愛的一個玩具，他們想拿「馬卡諾」①來誘惑他，然而命運總是難以抗違的。每個人的孩提時期，總有那麼一刻，決定了你未來的一生。他從字紙裏裏，檢出了這個燠熱潮濕的河港和兀鷹。我們應該感謝，我們沒有看見那種種撒播在孩提時期四周圍，在櫥櫃裏，在書架上，無處不在的恐怖和墮落。

村子裏沒有鋪道，下雨的時候便泥濘不堪，此刻腳底下的地却硬得像石頭。兩人默默地走過理髮店和牙科診所。屋頂上的兀鷹一付知足的模樣，宛如家禽一般：忙著在自己灰塵厚積的雙翼下尋找寄生蟲。田奇先生說：「對不起。」便在一棟木造小平房前停了下來，小木屋的平台上懸掛一張吊床。狹窄的街道蜿蜒有兩百碼之長，而後消失在沼澤中。小木屋比起同一條街上的其他房子，稍微要大些。他有點緊張的說：「要不要四下裏瞧瞧？不是我在吹噓，我是這兒最好的牙醫。這地方不錯。」驕傲像是入根不深的植物，在聲音中顫動。

他領頭進入，反身把門鎖上，穿過用膳間，簡單的餐桌兩邊各擺着一張搖椅：一盞油燈，幾份美國舊報紙，一個櫥櫃。他說：「待會我把杯子拿出來，我先讓你看樣東西——你是受過教育的人……」從手術室的窗子看出去是個院子，幾隻火雞寒酸地炫耀着：一架以腳踏板操作的鑽牙機，治療椅上鋪着俗氣的朱紅絨布，幾樣工具邋邋地擺在玻璃櫥裏。一隻鐵子立在杯子裏，酒精燈被推到角落，張口器散置在各層架上。

「很好，」陌生人說。

①一種銅製的建築物組合玩具。

「對這小鑽來說，不錯罷？你想像不出困難的情況，」田奇先生悲痛的說，「這部鑽牙機是日本製的，買來才一個月便壞了，我又買不起美國貨。」

「這窗子很好看。」陌生人說。

有一格玻璃嵌的是彩色玻璃：聖母瑪利亞隔着一層沙窗凝視着院子裏的火鷄。「那次他們却奪教堂時我撿來的，」田奇先生說，「做牙醫的房子裏沒有彩色玻璃，總覺得不對勁——我不是附庸風雅。我們家鄉，我是說英格蘭，通常嵌的若非——我不知道為什麼——保皇黨黨員①便是一朵都鐸王室的玫瑰紋章②。可是捨此你又沒有別的選擇。」

他打開另一扇門說：「我的工作室。」迎面第一眼看見的是掛着蚊帳的床。「地方是小了一點。」水罐和盒子放在工作枱的一端，還有一個肥皂盒：另一端是吹管，砂盤，鉗子，和一個小鎔爐。「我利用砂模鑄型，」田奇先生說。「在這小天地裏我只有這麼辦。」他撿起一付下顎模子。「總是做得不精確，患者當然要抱怨了。」他放下模子，向枱子上的另一樣東西點頭示意——看起來像是筋腱又彷彿腸子，有兩個橡皮小氣囊。「先天性兔唇，」他說。「這是我第一次的嚐試。金氏病例。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成功，然而人總是要努力不使自己落伍。」他的嘴巴又落了開來，先前茫然的樣子又回到了臉上。斗室內的氣溫愈來愈熱得難耐。他站在那兒，彷彿迷

① 指西元十七世紀時，英王查理一世與議會戰爭時的保皇黨黨員。

② 西元一四八五年至一六〇三年之時，都鐸王朝統攝着英國，此一王室包括亨利七世，亨利八世，瑪莉以及伊利莎白。

失在一個不知年代地洞中的化石堆裏。陌生人說：「我們坐下來好嗎？……」

田奇先生瞪着他——茫然若失。

「我們可以打開白蘭地。」

「哦，對啦，白蘭地。」

田奇先生從工作枱下的櫃子裏拿出兩只杯子，措掉砂粒，然後他們來到前面房間，在搖椅上坐下來。田奇先生斟酒入杯。

「要加水嗎？」陌生人說。

「這裏的水不可靠，」田奇先生說。「我這兒就喝壞了。」他把手放在胃部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「你看起來也不怎麼好。」說着把陌生人看個更仔細些。「讓我看看你的牙齒。」一顆犬齒已經掉了，門面的牙齒黃的黃，蛀的蛀。他說：「你得多加注意保養才是。」

「有什麼用呢？」陌生人說。他謹慎地在杯子裏留了一點白蘭地——彷彿那是一頭動物，他庇護牠，但並不信任牠。空茫的神色中，透露小人物由於生病或不安所留下的折磨痕跡。他坐在搖椅的邊邊，公文箱平擺在膝頭上，白蘭地則罪咎地避開了。

「喝乾罷，」田奇先生慫恿着（白蘭地不是他的），「喝了對你有益的。」那個人一身黑衣，下垂的雙肩，令他很不舒服地想起棺木：死神已經佔有他的蛀牙。田奇先生為自己斟了另一杯。他說：「人在這兒會寂寞，能够說英語實在是件高興的事，即使對方是外國人亦然。你要不要看看我孩子的照片？」他從皮夾子裏抽出一張發黃的照片遞了過去。兩個小孩子在後院子裏爭着

搶澆水罐的把手。「當然，」他說，「這是六年前照的。」

「孩子現在可長大啦。」

「一個死了。」

「哦，」另一個人輕輕地說，「死在基督教國家罷。」說着呷了一口白蘭地，愚蠢地對着田奇先生微笑。

「是的，我想是的，」田奇先生有點愕然，吐了一口痰說：「這種事我不是很在意。」隨後便沉默下來，思緒緩緩地馳開了。他的嘴巴張開，神色茫然閑淡，直到一陣胃痛才又回醒過來，喝了一點酒。「讓我想想看，剛才我們談到了那裏？孩子……啊，對啦，孩子。男人的記憶實在好笑。你知道，我的記憶對澆水罐比孩子還深刻。它花了我三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辨士，顏色是綠的；我還可以帶你去我買的那個店。可是至於孩子……」——他的思緒在杯子上追憶着過去——「除了孩子們的哭鬧，我記不得其他的了。」

「有沒有他們的消息呢？」

「啊，我在來此之前就沒給他們寫信了。有什麼用呢？我沒錢寄給他們。如果我妻子再嫁人了，我也不會覺得驚訝。她母親一定希望如此——那老太婆從來不曾喜歡過我。」

「太可怕了。」陌生人的聲音很低。

田奇先生再度驚愕地審視他。他坐在那兒宛如一個黑色的疑問號，在椅子上搖擺不定。三天沒刮的灰鬍鬚，使他看起來不雅而且沒有生氣：那種你可以指使他做任何事的人。他說：「我是